

# 生命的尊严

■孙鹏

我们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世界，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生与死，本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但要说起来却是个复杂而又沉重的话题，就如同哲学中讨论“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样，想说清楚实在不容易，所以当年孔圣人也在回避这个话题，面对学生季路的提问，没有正面回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未知生，焉知死”。

最近看视频新闻报道，在西岳华山的南峰长空栈道上，有一男子突然解开安全绳，张开双臂，环视四周，纵身跳下万丈深渊。我没有再关注后续报道，也无意知道这位轻生者的跳崖真相，从整个过程来看，他表现得很淡定，行动坚决。

生命真的不值得留恋吗？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读过杰克·伦敦《热爱生命》这部小说后，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一个人面对极端困境，没有放弃，顽强拼搏，用意志战胜了饥饿、伤痛、野兽、恐惧的威胁，求得了生存。杰克·伦敦还有另外一部优秀的作品《马丁·伊顿》，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书中一位社会底层的水手，为了心仪的女人而改变自己，靠着艰苦的努力和文学的天赋，终成为一名显赫的作家。然而，在他赢得名声和金钱之后，他发现他追求的东西是那么的虚幻，在金钱的包装下只有虚伪、冷漠和奸诈，他百无聊赖，空虚至极，最终在一次航行中投海自尽。现实中的杰克·伦敦，是位才华横溢、经历坎坷的人，在40岁的时候，他服用大量的吗啡自杀，感觉就像《马丁·伊

顿》的主人公那样，唯有死亡才能够得到真正解脱。生活如此开玩笑，我们怎么评价一个鼓励别人热爱生命的人，在壮年之时放弃对生活的热烈、摆脱恐惧、告别希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生命果真如此脆弱吗？

今年看过的两部电影让我印象深刻。一部是阿巴斯导演的《樱桃的味道》，是一部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耐心地看的电影。初看名字，以为这是一部浪漫题材的电影，实际上是探究生与死的心理伦理片。电影中冗长的人物对话、大量长镜头和静止画面，还有看似随意未加修饰的情节，都让这部电影个性十足。看完之后，心里有点压抑，同时又有种对人生和生命的再思考。

去年张杨导演的电影《冈仁波齐》上映后，朋友推荐过，我一直没有看。或许前不久的西藏之行，让我对藏区文化有了进一步探究的兴趣，便利用一个周末的清晨，完整地看了一遍这部电影。一群虔诚的信徒，从芒康到拉萨，从拉萨再到阿里，跋山涉水，餐风饮露，两千多公里，一路磕长头，终于来到冈仁波齐——这座被多个宗教尊为的神山。如果问我如何评价电影，我只说两个字：简单。与其说这是一部故事片，还不如说是一部带有情节的纪录片。电影中，孩子的出生、老人的辞世，这些我们看来属于世间大喜大悲的事情，在信徒磕长头的历程中似乎微不足道，所谓大道至简，在信仰面前，一切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只能说随它吧。就如同藏区这里

稀薄的空气、圣洁的雪山，你所能感受到的灰尘杂质都会被自觉过滤掉，朝圣的步伐愈来愈坚定。令我尤为感动的一幕是，当他们快到米拉山口时，一场意外肇事让随行拉货的拖拉机头受损，他们丝毫没有犹豫，没有退却，毅然选择拉着货车继续前行，人先拉一段，回去再补磕头，再拉再补，如此往复。在最艰难的上坡道路，他们唱：“我往山上一步一步地走，雪从天上一点一点地下，我和雪约定的地方，我想起了我的母亲……”瞬间眼眶湿润了。

信仰让生命如此顽强！

清代诗人袁枚的《苔》中写道：“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次读到这首诗，莫名的激动久久挥之不去。生命不分大小，就算是被轻视的生命，被忽略的美，因为有了生之意志，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总能在顽强的抗争中捍卫自己的尊严，赢得大自然的礼赞。一位诗人说过：“人的生命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一切为了生命的尊严！

入夏以来，上班路上，只要天气晴朗，河岸榆树对面，一个老者坐在河堤边，双脚悬空，迎着晨曦，拉起手风琴尽情地演奏。此时，任凭人来人往，车马喧嚣，河水流淌，这个世界仿佛就是他的。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更不知道他所思所想所盼，但我知道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健康乐观的人。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

## 与雷锋同行

■伏萍

雷锋  
你年轻的生命定格在历史的瞬间  
那条长长的电线杆  
夺走你22岁鲜活的生命  
可是它却夺不走一个高洁的灵魂  
从此每年的3月5日  
化成一个时代的呐喊  
唤醒人们：  
世界需要温暖  
邻里守望和谐  
工作你追我赶  
把满腔的热忱投入到  
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一撇一捺相互支撑  
构架起一个大写的人  
——本本分分、踏踏实实  
把人民利益装在心中  
为他人幸福甘做孺子牛  
一生一世 逐光前行  
做个实实在在 脱离低级趣味  
人民心中的好人  
一辈子好漫长  
一辈子又很短暂  
一辈子是“质量”的升降台  
一辈子是“精神”与“信仰”的挺拔  
没有质与量的积累  
没有精神与信仰的支撑  
一辈子这个分子啊  
怎能承载起父母的嘱托  
实实在在用良心做事  
踏踏实实替他人着想  
分得清正义与邪恶  
辨得明是非与黑白  
多一些帮扶 少一些冷漠  
助人 安邦  
雷锋 与我们同行

## 我家的水井

■唐勇

我记得小时候家后门外有一口土井，有三丈深。井口上压着石头井盘，由于水质清甜，吱吱的辘轳绞动声，从早响到晚，是我最爱看的景观。

后来因为本家大婆犯了病跳进了井里，虽被救上来但疯了，那口老井也干脆就废弃了。父亲又用架子车拉了几天的土，填平后用水灌实，老井就这样消失了。

我外婆家在百里外的蒲城县，水位也更深。她们村口水井的辘轳上，井绳一圈圈地缠了二十几匝，统一桶水要费半天工夫。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舅舅家弄了一根铁管子准备打水井，但无奈水位太深没有成功。

父亲把舅舅家的铁管子带回来找人又焊了一台压水井泵头，在院子打了一眼压水井。把压杆儿扶起来，灌上一瓢压水，然后使劲儿快速地压上几下，抬起的压杆儿猛然间就带了压力，一股清亮的水流就涌了上来，七八下就压满一桶水。从田间劳动回来，先压上一桶新水，舀上一瓢，仰起脖颈一口气灌下肚，那个清凉和冰甜直沁人心脾，迅速就解了乏。

后来农村人种菜、浇瓜都用压水井，虽然费

力气些，但天旱时却能保证瓜、菜的生长。又过了几年，天越来越旱，一年到头也下不了几场雨。水位下降后，各家的压水井就都成了摆设，人们吃水又成了问题。

舅舅家的深水井也没有了水，吃水要到二里外的变压器厂去拉水。我放暑假去舅舅家，经常和表哥去拉水。一桶子水几百斤重，下坡时看似轻省，但要非常小心地抬着车轱辘，车尾蹭地往下放。下坡后过了河渠又是上坡，推、拉、拽，架子车在土路上的车渠里忽左忽右地拐来拧去，汗水滴在滚烫的土路上，连个印子都没有，拉一趟水回来的确是劳神费力，天阴下雨就只有干瞪眼。表哥说：“这都好多了，还有水拉，其他村子里吃的是窖水，靠下雨天收水过活哩！”想来也是很困难的。

我们村子里的几家有钱人首先行动，在院子里打了小口机井，下了潜水泵，推上闸刀就能出水。每天下午固定的时间，各式的水桶摆了一地，主家才统一开泵，集中供水时就跟打仗一样，接满水担上小跑回家。我用铁桶拉水，每回看到主家嫌弃的眼神，心里总是忐忑不安。

拉回的水又被放进水缸里，这是母亲要吃用

一周的水，我心里计划着周六要早回来再拉水。母亲更是节省地用水，洗手、洗脸、洗菜、淘米从不敢敞开水。下雨天要接上几桶水，大桶小盆装满，洗衣、洗菜用。我觉得水比油还珍贵！

为了解决吃水的头等大事，1990年，我家也终于打了一口井。在厨房里装了开关，用手一推，清亮的井水就进了水缸。母亲用水再也不用细发地重复使用了，下雨天也不用接雨水洗衣服了，我再也不用掐算时间回家为母亲拉水、放水了。

后来把父母接进了城里生活，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打开龙头就能用。我妈说：“现在真的是享福了。”

再后来，农村也有了自来水，洗澡、吃饭也同城里一样方便。听说舅舅家也用上了自来水，再也没有人拉水、吃窖水了。有人在村子里装了直饮水机，几毛钱一桶的水，大家都说便宜。喜欢喝茶的老者，每天下午用行李车去接水，都说这水没有水垢而且喝茶有味，还有人干脆在自家水龙头前装了制水机。

我家的水井从土井、压水井、机井到自来水一路演变而来，只会越来越幸福了！

## 我的语文老师

■西安市高新第一学校五年级(13)班 成逸轩

开学了，真开心！在家里待了两个月，好久没见到同学和老师了。刚到班里，我就看到了无数个熟悉的身影，其中让我最觉得熟悉的是我的语文老师——严老师，她身形瘦长，眼睛像黑豆一般小，近视的同学离远一点可能都看不清楚了。

我们的老师和她的名字一样，“严”简直就是她的代名词。记得有一次，都快上课了，我们还在吵闹，这时严老师从教室门口大步走来，吼了一声，那简直是：严老师吼一吼，同学们直发抖，严老师吼两吼，同学们立马得直溜溜。天哪！那声音大到整个楼道都能听见，就和那“狮吼功”一样。

严老师不但很严格还爱让我们思考，因为她觉得上课不思考就是不好好听课。有一次严老师课正讲得起劲的时候，突然，严老师手一抬，把粉笔一丢，一个粉笔“子弹”飞了出来，那个粉笔“子弹”在离正在聊天同学的脸一厘米的地方直直落了下去，那个聊天的同学被吓了一跳，重新进入听课状态。天呀！我觉得练习了十年的篮球运动员都没有我们严老师厉害。